#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四百十四至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陳賓

太平廣記卷四百十四
草木九
香藥
荃蕪香　三名香　五名香
沉香　龍腦香　安息香
一木五香　訶黎勒　白豆蔻
䋉齊香　無石子　紫䤵

阿魏　蓽撥　胡椒

阿勃參　山韰　麻黄

荆三稜

服餌

服松脂　餌松藥　賜茯苓

服茯苓　服菖蒲　服桂

餌柠實　服五味子　食术

服桃膠　服地黄　服逺志

服天門冬　飲菊潭水　飲甘菊谷水

食黄精

香藥

荃蕪香

燕昭王時有波弋之國貢荃蕪香若焚著衣彌月不絶所遇地土石皆香經朽木腐草皆榮秀用薰枯骨則肌肉再生出獨異志

三名香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為涪陽尉時人謂之香尉日南郡有香市商人交易諸香處南海郡有村香戸日南郡有千畝香林名香出其中香州在朱崖郡洲中出諸異香往往不知其名千年松香聞十里亦謂之三名香也

五名香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來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為返魂樹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牛吼聞之者皆心振神駭伐其根心于玉釜中煑取汁

更火煎之如黑飴可令丸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爲振靈丸或名之爲返生香或名之爲人鳥精香或名爲却死香一種五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尸在地聞氣乃活十洲記

沉香

唐太宗問高州首領馮盎云卿宅去沉香遠近對曰宅左右即出香樹然其生者無香唯朽者始香矣出國史纂異

龍腦香

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為箇不婆律亦出波斯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葉圓而背白無花實其樹有肥有瘦瘦者出婆律膏香在木心中斷其樹劈取之膏于樹端流出斫樹作坎而承之入藥用别有法出酉陽雜俎

安息香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為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黄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黄色心微碧不結實刻其葉而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

之通神明辟衆惡出酉陽雜俎

一木五香

一木五香根栴檀節沉花雞舌葉藿膠薰陸出酉陽雜俎

訶黎勒

高仙芝伐大食得訶黎勒長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覺腹痛因快痢十餘行初謂訶黎勒爲祟因欲棄之以問大食長老長老云此物人帶一切病消痢者出惡物耳仙芝甚寶惜之天寶末被誅遂失所在出廣異記

白荳蔲

白荳蔲出加古羅國呼為多骨形如芭蕉葉似杜若長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淺黄色子作朶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則變白七月採出酉陽雜俎

䕸齊香

䕸齊香出波斯國佛林呼為頂勃梨咃長一丈圍一尺許皮青色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于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

不剪除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黄汁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缶療百病出酉陽雜爼

無石子

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爲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如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黄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栗黄可啖出酉陽雜爼

紫䤵

紫䤵樹出真臘國真臘呼為勒佉亦出波斯國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不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霑其樹枝條即出紫䤵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説並同真臘國使折衝都尉沙門陁沙尼拔陁言蟻運土于樹作窠蟻壤得雨露凝結而成紫䤵崑崙國者善波斯國者次之出酉陽雜俎

阿魏

阿魏出伽闍那國即北天竺也伽闍那呼為形虞亦出波斯國波斯呼為阿虞截樹長八九丈皮青黄三月生葉形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佛林國僧變所說同摩伽陁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和米豆屑合成阿魏出酉陽雜俎

蓽撥

蓽撥出摩伽陀國呼為蓽撥梨佛林國呼為阿梨訶咃苗長三四尺莖細如著葉似蕺葉子似桑椹八月採出酉

陽雜俎

胡椒

胡椒出摩伽陁國呼為昧履支其苗蔓生莖極柔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于葉中子形似漢椒至芳辣六月採今作胡盤肉食皆用之出酉陽雜俎

阿勃參

阿勃參出佛林國長一丈餘皮色青白葉細兩兩相對

花似蔓菁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塗癬疥無不瘳其油極貴價重千金出酉陽雜俎

山儲

熙穆縣里多山儲本草云南山之陰曰署預消熱下氣補五臟出南越志

麻黄

麻黄莖端開花花小而黄簇生子如覆盆可食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出酉陽雜俎

荆三稜

唐河東裴同父患腹痛數年不可忍囑其子曰吾死後必出吾病子從之出得一物大如鹿條脯懸之久乾有客竊之其堅如骨削之文彩煥發遂以為刀欛子佩之在路放馬抽刀子劉三稜草坐其上欛盡消成水客怪之回以問同同泣具言之後病狀同者服三稜草汁多驗（出朝野僉載）

服餌

服松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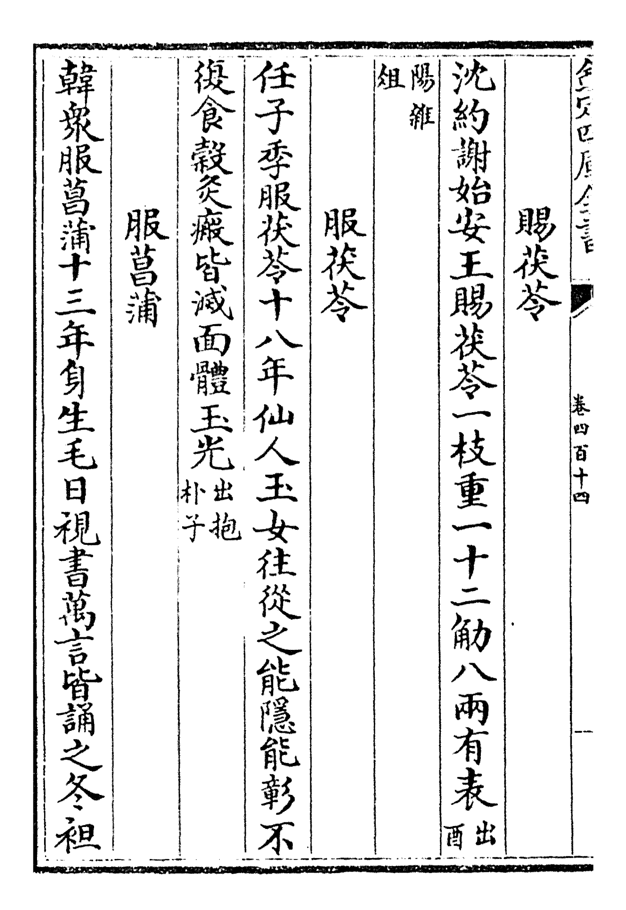
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如及活流棄之否則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爲賫糧而送之置山穴中瞿居穴中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日有仙人行過穴口而哀之具問訊焉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于仙人以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愈顏色豐悦肌膚玉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云此是松脂耳此

山中更多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遂具言狀後服松脂不撤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高越險終日不倦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卧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夜又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面目皆具但為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稍長如大人在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二百許年色如少童乃抱犢入山去

必地仙也其閒閭瞿服松脂如此于是競服其多力者乃車運驢負誓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有大益輙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出抱朴子

餌松蘂

遁甲經云沙土之福雲陽之墟可以隱居雲陽氏古之仙人方記曰南岳百里有福地松高一千尺圍即數尋而蘂甘仙人可餌相傳服食鍊行之人採此松膏而服不若澁與諸處松別出十道記




賜茯苓

沈約謝始安王賜茯苓一枝重一十二觔八兩有表出酉陽雜俎

服茯苓

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炙瘢皆滅面體玉光出抱朴子

服菖蒲

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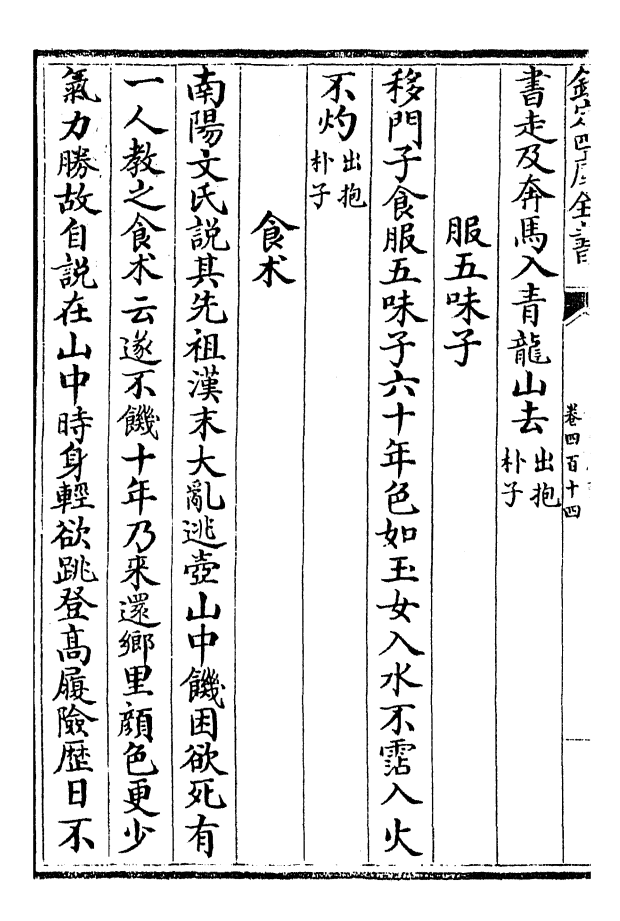
不寒又菖蒲須生得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出抱朴子

服桂

趙他子服桂二十一年毛生日行五百里力舉千觔出抱朴子

餌栫實栫與楮同

栫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食見鬼昔道士梁須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年至百四十歲能夜





書走及奔馬入青龍山去出抱朴子

服五味子

移門子食服五味子六十年色如玉女入水不霑入火不灼出抱朴子

食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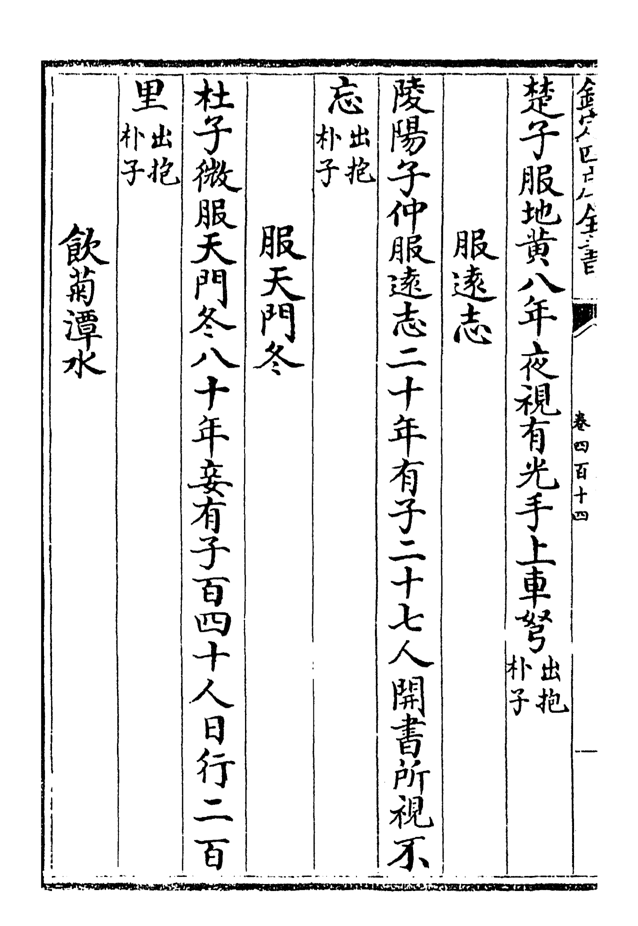
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壺山中饑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术云遂不饑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

倦行氷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岩上有數人對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之文氏因聞其相問言此子可呼上否其一人答未可也林子明服术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二丈許出抱朴子

服桃膠

桃膠以桑木灰漬服之百病愈久久身有光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穀矣出抱朴子

服地黄





楚子服地黄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弩出抱朴子

服遠志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出抱朴子

服天門冬

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二百里出抱朴子

飲菊潭水

荆州菊潭其源傍芳菊被涯澳其滋液極甘深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得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百中壽百餘其七十八十猶以為天菊能輕身益氣令人久壽有徵出十洲記

## 飲甘菊谷水

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為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飲甘谷水飲者無不考壽高者百四五

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寛太傅袁隗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薏花相似直以甘苦别之耳菊甘而薏苦諺言所謂苦如薏也今所在有貢菊但為少耳率多生于水側也緱氏山與酈縣最多仙方所謂白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説甚美

而近来服之者略無效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菊谷水南方氣味亦未足言而其上居民以延年況得服好藥安得無益乎出抱朴子

食黃精

臨川有士人虐遇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糧盡饑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久之遂不饑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為虎而懼因念得上樹杪乃

佳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杪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欻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即飄然而去或自一峰之一峰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絶壁下即以細繩三面圍之俄騰上山頂其主益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藥餌之耳試以盛饌多其五味令甚香美值其往来之路觀其食之否如其言果来就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為所擒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之形即

黄精也復使之遂不能得其婢數年亦卒出稽神録

太平廣記卷四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十五

草木十

木怪

江夏從事

木怪

張叔高

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留其使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踈盖數畝地不生穀遣客伐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驚怖歸具白叔高高怒曰樹老赤汁有何等血因自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叔高叔高乃逆格

之如此凡數四顧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是歲司空辟高爲侍御史兖州刺史以居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竟無他怪（出風俗通）

## 陸敬叔

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數斧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

尾可烹食之出搜神記

聶友

吳聶友字文悌豫章新塗人少時貧賤常好射獵見一白鹿射之中尋蹤血盡不知所在饑困卧梓樹下仰見所射鹿箭著樹枝怪之於是還家賫糧命子弟持斧伐之樹有血遂截爲二板牽置陂中常沉時復浮出出家必有言友欲迎賔客常乘此版或于中流欲没客大懼友呵之復浮仕官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其板忽隨至石

頭友驚曰此陂中版来必有意因觧職還家二板挾兩邊一日即至自爾後板出或為凶禍今新塗北二十里餘曰封谿有聶友截梓樹版濤牂柯處牂柯有樟樹今猶存乃聶友回日所栽枝葉皆向下生出搜神記

董奇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樹陰暎甚佳後霖雨奇獨在家鄉有小吏言大承雲府君来乃見承雲著通天冠長八尺自稱為方伯某第三子有儁才方當與君周旋明日覺

樹下有異每晡後無人輒有一少年就奇語戲或命取飲食如是半年奇氣强壯一門無疾奇後適下墅其僕容三人送護言樹材可用欲貨之郎常不聽令試共斬斫之奇遂許之神亦自爾絶矣出幽明録

趙翼

永嘉松陽趙翼以義熙中與大兒鮮共伐山桃樹有血流驚而止後忽失第三息所在經十日自歸閒空中有語聲或歌哭翼與語之曰汝既是神何不與我相見答曰

我正氣耳舍北有大楓樹南有孤峯名曰石樓四絶壁立人獸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兒著樹杪及石樓上舉家叩頭請之然後得下出異苑

魏佛陁

梁末蔡州市席家空宅相承云凶不可居有回防都督軍人魏佛陁將火入宅前堂止息曛黄之際堂舍有一物人面狗身無尾在舍跳躑佛陁輓弓射之一發即不復見明日發屋看箭飲羽得一朽木可長尺許下有凝

血自後遂絶出五行記

臨淮將

上元中臨淮諸將等乘夜宴集燔炙猪羊芬馥備至有一巨手從牕中入言乞一臠衆皆不與頻乞數四終亦不與乃潛結繩作彄施于孔所紿云與肉手復入因而繫其臂牽輓甚至而不能脱欲明乃朴然而斷視之是一楊枝持以求樹近至河上以碎斷往往有血出廣異記

崔導

唐荆南有富人崔導者家貧乏偶種橘約千餘株每歲大獲其利忽一日有一株化為一丈夫長丈餘求見崔導導初怪之不敢出丈夫苦求之導遂出見之丈夫曰我前生欠君錢百萬未償而死我家人復自欺君乃上訴于天是以令我合門為橘計傭于君僅能滿耳今上帝有命哀我族屬復我本形兼我自省前事止如再宿耳君幸為我置一敝廬我自耕鑿以卒此生君仍盡剪去橘樹端居守常則能自保不能者天降禍矣何者昔

百萬之資今已足矣導大驚乃皆如其言即為葺廬且盡伐去橘樹後五年而導卒家復貧其人亦不知所在出瀟湘錄

賈秘

順宗時書生賈秘自睢陽之長安行至古洛城邊見緑野中有數人環飲自歌自舞秘因詣之數人忻然齊起揖秘同席秘既見七人皆儒服俱有禮乃問之曰觀數君子士流也乃敢聚飲于野四望無人有一人言曰我

輩七人皆負濟世之才而未用於時者亦猶君之韜緼而方謀仕進也我輩適偶會論之間君忽辱臨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興亡為警覺以人間用捨為擬議又何必涉綺閣入龍舟而方盡一醉也秘甚怪之不覺肅然致敬及懽笑久而七人皆遞相目若有所疑乃問秘曰令既接高論奚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輩服君而不疑也秘乃起而言曰余雎陽人也少好讀書頗識古者王霸之道今聞皇上纂嗣大寶開直言之路欲一叩

象闕少伸愚誠亦不敢取富貴但一豁鄙懷耳適見七君子高會故來詣之幸無遐棄可也其一人顧諸輩笑曰他人自道必可無傷吾屬斷之行當敗缺其一人曰已雖勿言人其捨我一人曰此君名秘固當為我匿瑕矣乃笑謂秘曰吾輩是七樹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棗六曰栗七曰樗令各言其志君幸聽而秘之其松精乃起而言曰我本處空山非常材也負堅貞之節雖霜凌雪犯不能易其操設若哲匠擕大

厦揮斤斧長短之木各得其用榱桷雖衆而欠梁棟我即必備棟梁之用也我得其利則永無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起言曰我之風流之名聞于古今但恨煬帝不回無人見知張緒效我空耀載籍所喜者絮飛則才子咏詩葉嫩則佳人學畫柔勝剛強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陽和之恩為不材之木大川無梁人不我取大厦無棟人不我用若非遭郢匠之斵則必不合于長短大小也噫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其次者言曰我平

生好吞無辭吐飼不異惟食蠶即繭繭而絲絲為紈綺紈綺入貴族之用設或貴族之流見紈綺之美麗以念我我又豈須大為梁棟小為榱桷者也其次者曰我自辯士蘇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濟之名也不唯漢武帝號為東東投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慮不為人所知也其次曰我雖處蓬蓽性實恬然亦可以濟大國之用也倘人主立宗廟虔祀饗而法古以用我我實可以使民之戰慄也其次曰我與衆何殊也天亦覆我地亦載

我春即榮秋即落近世人以我爲不材我實常懷憤惋我不處澗底怎見我有凌雲之勢我不在宇下焉知我是構廈之材驥不騁即駑馬也玉不剖即頑石也固不必松即可構廈凌雲我即不可構廈凌雲此所謂信一人之言大喪其真矣我所以慕隱淪之輩且韜藏其迹我若逢陶侃之一見即又用之有餘也言訖復自歌自舞秘聞其言大怖坐不安席遽起辭之七人乃共勸酒一盃謂秘曰天地間人與萬物皆不可測愼勿輕之秘

飲訖謝之而去出瀟湘記

薛弘機

東都渭橋銅駝坊有隱士薛弘機營蝸舍渭河之隈閉戶自處又無妻僕每秋時鄰樹飛葉入庭亦掃而聚焉盛以紙囊逐其彊而歸之常於座隅題其詞曰夫人之計將茍前非且不可執我見不從於衆亦不可人生實難唯在虛中行道耳居一日殘陽西頹霜風入戶披褐獨坐仰張邴之餘芳忽有一客造門儀狀瓌古隆準龐

眉方口廣顙嶷然四皓之比衣皁霞裘長揖薛弘機曰足下性尚幽遁道著嘉肥僕所居不遥嚮慕足下操履特相詣弘機一見相得切磋今古遂問姓氏其人曰藏經姓柳即便歌唫清夜將艾云漢興叔孫爲禮何得以死喪婚姻而行二載制度吾所惑焉歌曰寒水停圓沼秋池滿敗荷杜門窮典籍所得事今多弘機好易因問藏經則曰易道深微未敢學也且劉氏六說只明詩書禮樂及春秋而亡于易其實五說是道之難弘機甚喜

此論言訖辭去窣颯有聲弘機望之隱隱然丈餘而沒後問諸鄰悉無此色弘機苦思藏經文不知所尋月餘又詣弘機弘機每欲相近藏經輙退弘機逼之微聞朽薪之氣藏經隱至明年五月又来乃謂弘機曰知音難逢日月易失心親道曠室邇人遐吾有一絶相贈請君記焉詩曰誰謂三才貴余觀萬化同心虛嫌蠹食年老怯狂風吟訖情意擾然不復從容出門而西遂失其踪是夜惡風發屋拔樹明日魏王池畔有大枯柳為烈風所

拉折其內不知誰人藏經百餘卷盡爛壞弘機往収之多為雨漬斷皆失次第內唯無周易弘機嘆曰藏經之謂乎建中年事出乾䐶子

盧虔

東洛有故宅其堂奥軒級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鍵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萬陽盧虔貞元中為御史分察東臺常欲貿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後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堂命僕

使盡止於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夜將深聞有叩門者從吏即問之應聲曰柳將軍遣奉書於盧侍御虔不應已而投一幅書軒下字似濡筆而書者點畫纖然虔命從吏視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與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吾之隷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假令君有舍吾入之可乎既不懼吾寧不愧於心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既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御

史已而有大厲至身長數十尋立庭手執一瓢其從吏即引滿而發中所執其瓢遂退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其胸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見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無恙後歲餘因重搆堂室於屋瓦下得一瓢長約丈餘有矢貫其柄即將軍所執之瓢也出宣室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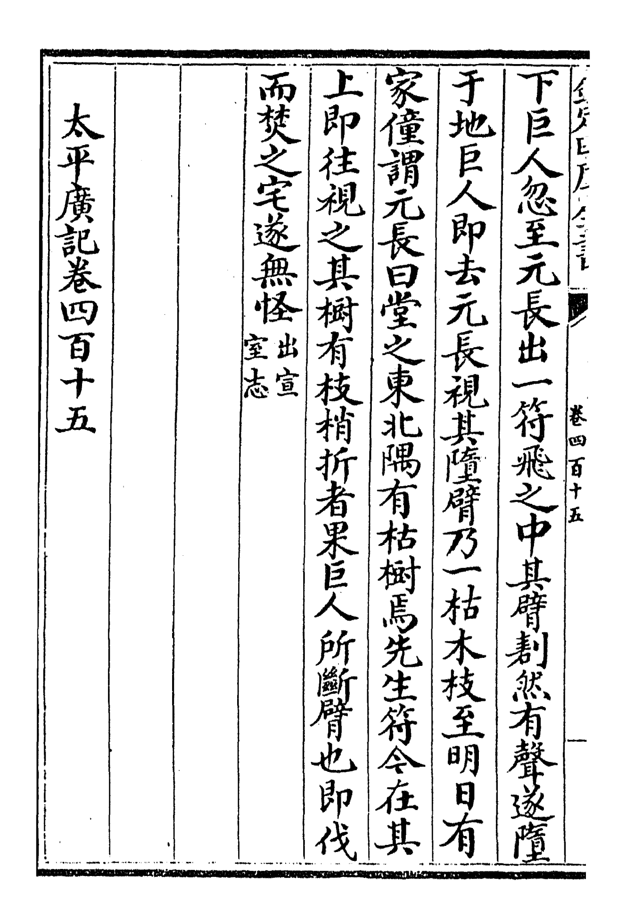
僧智通

臨湍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宴坐必求寒林淨境殆非人跡所至處經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因應曰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皁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為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鼾智通觀之乃以香匙舉灰火寘其口中物大呼起至門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

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梢已老矣其下凹根若新
缺僧以木皮附之合無縫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
六七寸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久猶熒熒智通焚之
其怪遂絕出酉陽雜俎

江夏從事

大和中有從事江夏者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
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
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于堂西軒



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劃然有聲遂墮于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其樹有枝梢折者果巨人所斷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怪出宣室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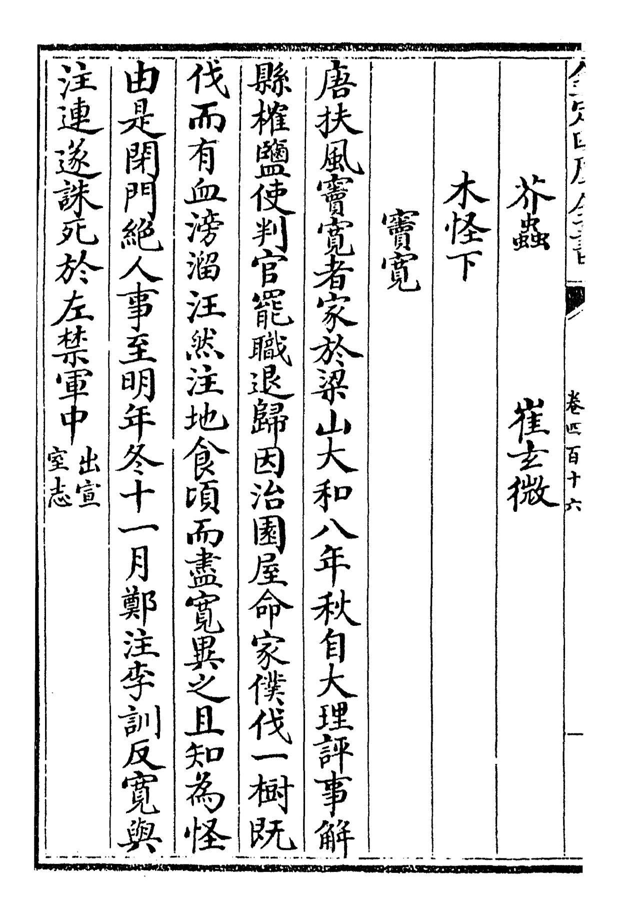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卷四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十六

草木十一

木怪下




芥蟲　崔玄微

木怪下

竇寬

唐扶風竇寬者家於梁山大和八年秋自大理評事解縣榷鹽使判官罷職退歸因治園屋命家僕伐一樹既伐而有血滂溜汪然注地食頃而盡寬異之且知為怪由是閉門絶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鄭注李訓反寬與注連遂誅死於左禁軍中（出宣室志）

吳偃

有灃泉縣民吳偃家于田野間有一女十歲餘一夕忽遁去莫知所往後數餘日偃夢其父謂偃曰汝女今在東北隅盖木神為祟偃驚而寤至明日即于東北隅窮其跡果聞有呼噞之聲偃視之見其女在一穴内口甚小然其中稍寬敞傍有古槐木盤根極大于是挈之而歸然兀若沈醉者會有李道士至偃請符術呵禁其女忽瞬而語曰地東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樹腹空入

地下穴内故某病于是伐其樹後數日女病始愈出宣室志

董觀

有董觀者嘗爲僧居于太原佛寺大和七年夏與其表弟王生南遊荆楚後將入長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館中王生既寐觀獨未寢忽見一物出燭下既而掩其燭狀類人手而無指細視燭影外若有物觀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觀謂王曰慎無寢魅當再来因持梃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既就寢頃之有一物

長五尺餘蔽燭而立無手及面目觀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觀因以梃椹其首其軀若草所穿梃亦隨入其中而力取不可得俄乃退去觀慮又来迨曉不敢寢明日訪館吏吏曰此西數里有古杉常為魅疑即所見也即與觀及王生徑尋果見古杉有梃貫其柯葉間吏曰人言此為妖且久未嘗見其真今則信矣急取斧盡伐去之 出宣室志

京洛士人

京洛間有士人子弟失其姓名素善雕鏤因行他邑山路見一大槐樹蔭蔽數畝其根旁瘤瘿如數斗甕者四焉思欲取之人力且少又無斧鋸之屬約回日採取之恐為人先採乃于衣篢中取紙數張割為錢繫之于樹瘤上意者欲為神樹不敢採伐也既捨去數月而還大率人夫并刀斧欲伐之至此樹側乃見畫圖影旁挂紙錢實繁復有以香醮奠之處士人笑曰村人無知信此可惑也乃命斧伐之次忽見紫衣神在旁容色屹然叱

僕曰無伐此木士人進曰吾昔行次見槐瘤欲取之以
無斧鋸恐人採之故權以紙錢占護耳本無神也君何
止遏神曰始者君權以紙錢繫樹之後咸曰神樹能致
禍福相與祇祀冥司遂以某職受享酹今有神也何言
無之若必欲伐之禍其至矣士人不聽神曰君取此何
用士人曰要雕刻爲器耳神曰若爾可以善價贖之乎士人
曰可神曰所須幾何士人曰可遺百千神曰令奉百緡
于前五里有壞墳緡在其中如不得者即復此相見士

人遂至壞墳中果得絹一無欠焉出原化記

江叟

開成中有江叟者多讀道書廣尋方術善吹笛往来多在永樂縣靈仙閣時沈飲酒適閿鄉至盤豆館東官道大槐樹下醉寢及夜艾稍醒聞一巨物行聲舉步甚重叟暗窺之見一人崔嵬高數丈至槐側坐而以毛手捫叟曰我意是樹畔鋤兒乃叒邊畢卓爾遂敲大樹數聲曰可報荆館中二郎来省大兄大槐乃語云勞弟相訪

似聞槐樹上有人下来與語須臾飲酌之聲交作荆山槐曰大兄何年拋却兩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當棄此位荆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將至猶顧此位直須至火入空心膏流斷節而方知退大是無厭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震霆自拔于道必得為材用之木搆大厦之梁棟尚存得重重碎錦片片真花豈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為煨燼耳大槐曰雀鼠尚貪生吾焉能辨此事邪槐曰老兄不足與語告别而去及明叟方起數

日至閿鄉荆山中見庭槐森聳枝幹扶踈近欲十圍如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云某昨夜聞槐神與盤豆官道大槐王論語維時某卧其側並歷歷記其説今請樹神與我言語槐曰感子厚意當有何求殊不知爾夜爛醉于道夫乃子邪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師樹神有靈乞為指教使學道有處當必奉酬槐神曰子但入荆山尋鮑仙師脱得見之或水陸之間必獲一處度世葢感子之請慎勿泄吾言也君不憶華表告老狐

禍及余矣叟感謝之明日遂入荆山緣巖尋水果訪飽
仙師即匍匐而禮之師曰子何以知吾而求師也須實
言之叟不敢隱具陳荆山館之樹神言也仙師曰小鬼
焉敢專輒指人未能大段誅之且飛符殘其一枝叟拜
乞免仙師曰令不誅後當繼有來者遂謂叟曰子有何
能一一陳之叟曰好道癖於吹笛仙師因令取笛而吹
之仙師歎曰子之藝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贈
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當召洞中

龍矣龍既出必啣明月之珠而贈子子得之當用醍醐煎之三日凡小龍已腦疼矣葢相感使其然也小龍必持化水丹而黷其珠也子得當吞之便為水仙亦不減萬歲無煩吾之藥也葢子有琹高之相耳仙師遂出玉笛與之叟曰玉笛與竹笛何異師曰竹者青也與龍色相類能肖之吟龍不為怪也玉者白也與龍相尅忽聽其吟龍怪也所以来觀之感召之有能變耳義出于玄叟受教乃去後三年方得其音律後因之岳陽刺史李

虞館之時大旱叟因出笛夜於聖善寺經樓上吹果洞庭之渚龍飛出而降雲繞其樓者不一遂有老龍果御珠贈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晝果有龍化為人持一小藥合有化水丹匍匐請贖其珠叟乃持合而與之珠餌其藥遂變童顔入水不濡凡天下洞穴無不歷覽後居于衡陽容髮如舊耳出傳奇

花卉怪

龍虵草

後漢靈帝中平年夏陳留郡濟陽濟陰宛句離狐城臯陽武城郭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續漢志曰其狀五色毛羽頭目足翅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牛馬萬物之狀是歲黒山賊張牛角等十餘輩並起抄掠后兄何進秉權漢遂微弱又董卓起兵焚燒宮闕之應出五行記

鮮甲女

晉有士人買得鮮甲女名懷順自說其姑女為赤莧所

魅始見一丈夫容質妍淨著赤衣自云家在側北女於是恒謌謠自得每至將夕輙結束去屋後其家伺候唯見有一株赤莧女手指環挂其莧莖芟之而女號泣經宿遂死焉出異苑

蕨蛇

太尉郗鑒鎮丹陽也曾出獵時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莖即覺心中潭潭欲吐因歸家乃成心腹疼痛經半年許忽大吐吐一赤蛇長尺餘尚動搖乃挂於

簷前虵漸焦經宿視之乃是一莖蕨耳猶昔之所食也病遂差出續搜神記

芥蟲

五嶺春夏率皆霪水霑日既少涉秋入冬方止凡物皆易蠹敗蒴膠氈罽無逾年者嘗買芥菜置壁下忘食數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螳螂但腰身細長耳出嶺南異物志

崔玄微

唐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眈道餌朮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僮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輙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坐于月下問行

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
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
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亦未勝于此也
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
皆殊絶滿座芳香馥馥襲人諸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
微誌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顔勝
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沈唫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
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

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頗輕佻翻酒汙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人不奉畏耳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别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别玄微亦不知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阿措又言曰諸侶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廻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

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于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夫免患也玄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拜而去玄微于月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及衣服顔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

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玄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又尊賢坊田弘正宅中門外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餘朶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于花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輙失所在出酉陽雜俎及博異記

太平廣記卷四百十六

太平廣記卷四百十七

草木十二

花卉怪下

上黨人　田登孃　趙生

菌怪

郭元振　宣平坊官人　豫章人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兖州徂徠山寺曰光化客有習儒業者堅志棲焉夏日凉天因閱壁畫于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絶異客詢其来笑而應曰家在山前客忠知山前無是女

子亦未疑妖但心以殊尤貪其觀視且挑且悅因誘致于室交歡結義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見鄙誓當永奉恩顧然今晚須去復来則可以不別矣客因留連百端徧盡而終不可素寶白玉指環因以遺之曰幸視此可以速還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迎接願且回去客即上寺門樓隱身目送白衣行計百步許奄然不見客乃識其滅處徑尋究寺前舒平數里纖木細草毫髮無隱履歷詳熟曾無踪跡暮將回草中見百合苗一枝

白花絶偉容因斸之根本如拱瑰異不類常者及歸乃啟其重付百疊既盡白玉指環宛在其内乃驚歎每恨恍惚成病一旬而斃出集異記

僧智習

上元中蜀郡有僧智習在寳相寺持經夜久忽有飛蟲五六大如蠅金色迭飛赴燈焰或蹲于燈花上鼓翅與火一色久乃滅于焰中如此數夕童子擊墮其一乃薹陸花也亦無形狀自是不復見出酉陽雜俎

鄧珪

晉陽西有童子寺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鄧珪者寓居于寺是歲秋與朋友數輩會宿既闔扉後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色黃而瘦甚衆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反開其牖聞有唫嘯之聲珪不之怪訊之曰汝為誰對曰吾隱居山谷有年矣今夕縱風月之遊聞先生在此故來奉謁誠不當列先生之席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許之既坐與諸客談笑極歡久之告去將

行謂珪曰明夕當再来願先生勿見擯既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為患矣于是緝絲為緡數百尋候其再来系之明夕果来又以手出于牖間珪即以緡系其臂牢不可觧聞牖外問何罪而見縛其議安在得無悔邪遂引緡而去至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緡系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出宣室志

劉阜

靈石縣南嘗夜中妖怪由是里中人無敢夜經其地者大初年董叔經爲西河守時有彭城劉皁假孝義尉皁頃嘗以書忤董叔怒甚遂棄職入汾水關夜至靈石南逢一人立于路旁其狀絶異皁馬驚而墜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即解皁衣袍而自衣之皁以爲刼不敢拒旣而西走近十餘里至逆旅因言其事逆旅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賊爾明日有自縣南来者謂皁曰縣南野中有蓬蔓狀類人披一青袍不亦異乎皁往視之果

已之袍也里中人始悟為妖者乃蓬蔓耳由是盡焚其妖遂絶出宣室志

田布

唐田布田悅之子也元和中嘗過蔡北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若鷦鷯巢在葦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若皁莢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出酉陽雜俎

梁生

唐興平之西有梁生別墅其後園有梨樹十餘株大和

四年冬十一月初雪霽其梨忽有花發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為吉兆有韋氏謂梁生曰夫木以春而榮冬而瘁固其常矣今反是焉可謂之吉兆乎生聞之不悅後月餘梁生父卒出宣室志

蘇昌遠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艷麗閱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

幽會之所蘇生感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系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殊異俯而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絶出北夢瑣言

藥怪

上黨人

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見去宅一里但見一人參枝掘之入地五尺如人體狀掘去之後呼聲遂絶時晉王廣陰有奪宗之計謟事權要上

君也黨與也言朋黨比而譖太子竟見廢隋室因此而亂闕

田登孃

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之田氏嘗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粗皮若茯苓香氣似木其家奉釋有象設數十遂寘于像前田氏女名登孃十六七有容質其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嘗日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躡屐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于常矣其物根每歲

至春萌芽其女有妊乃具白于母母疑其怪嘗有衲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輙為物拒之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纔啟有一鴿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亦成朽蠹女娠纔七月産物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併火焚之其怪亦絶舊說枸杞茯苓人參朮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葷血不色慾遇之必能降真為地仙矣田氏非冀故見怪而去之宜乎出酉陽雜俎

## 趙生

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生兄弟數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是年壯尚不得為郡貢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盈座朱綠相接獨生白衣甚為不樂及酒酣或誚之生益慙且怒後一日棄其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為舍生有書百餘編笈而至山中晝習夜息雖寒熱切饑食粟襲紵不憚勞苦而生蒙憒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恚怒終不易其

志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因謂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于禄仕乎雖然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義何蔽滯之甚耶生謝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入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死于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于仕禄也翁曰吾子之志甚堅老夫雖無術能有補于郎君但幸一謁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叚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訖忽亡所見生怪之以為妖遂徑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椵樹蕃茂生曰

豈非段氏子乎因持插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曰吾聞人參能為怪者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覽書盡能窮與後歲餘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而卒出宣室志

菌怪

郭元振

郭元振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瞚目出于燈下元振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

元振之警句也題畢嗟之其物遂滅久之元振隨樵閒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出酉陽雜俎

宣平坊官人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馱桶不避道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異之隨入至一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其家即掘之深數尺並樹枯根下有大蝦蟇如疊挾二筆錔樹溜津滿其中也又有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蟇乃驢也

筆鍇乃油桶也菌則其人矣里人有買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發食者悉病嘔出酉陽雜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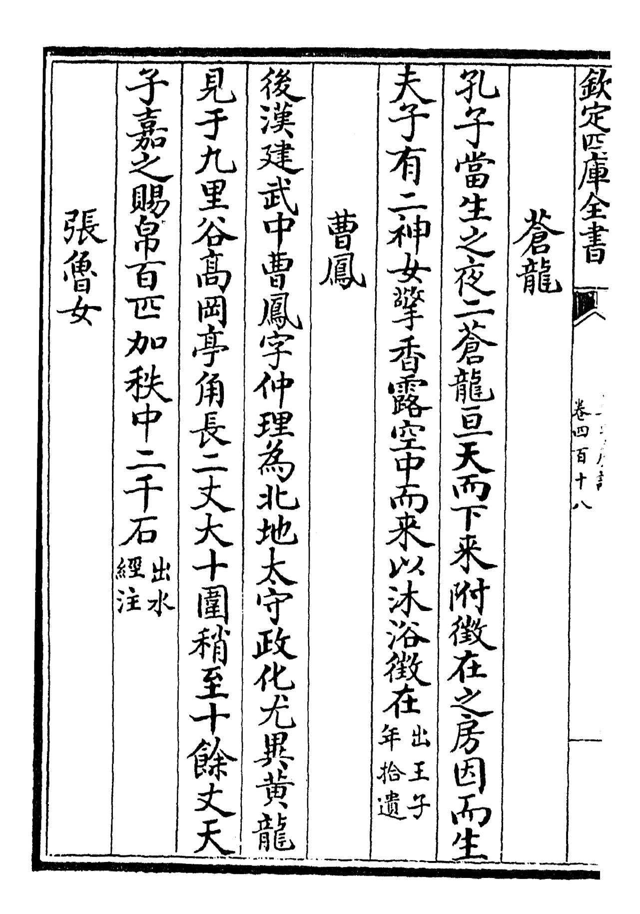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蕈有黄姑蕈者尤為美味有民家治舍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屋施瓦者下視無人唯釜煮物以盆覆之俄有小兒裸身繞釜而走倏忽没于釜中頃之主人說蕈工獨不食亦不言既暮食蕈者皆卒出稽

太平廣記卷四百十七

太平廣記卷四百十八

龍一





蒼龍

孔子當生之夜二蒼龍亘天而下来附徵在之房因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空中而来以沐浴徵在出王子年拾遺

曹鳳

後漢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為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黄龍見于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二丈大十圍稍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出水經注

張魯女

張魯之女曽浣衣于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之自裁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後可破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子一雙遂送于漢水既而女殯于山後數有龍至其墓前成蹊出道家雜記

江陵姥

江陵趙姥以沽酒為業義熙中居室内忽地隆起姥察為異朝夕以酒酹之嘗見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家人聞土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見一異物

蠢然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出渚宮舊事）

甘宗

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咒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數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輙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置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苦旱災于是方士聞有旱處便賫龍往出賣之一龍直金數十觔舉國會歛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龍置淵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雨四集矣（出抱朴子）

## 南鄢國

南鄢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毛魚時蜕骨于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于殷殷置豢龍之官至夏代不絶因以命族至禹導川及四海會同乃放于洛汭出拾遺録

## 龍場

王子年拾遺曰方丈山東有龍場地方千里龍皮骨如山阜布散百餘頃述異記晉寧縣有龍葬洲父老云龍

蛻骨于此洲其水今猶多龍骨按山阜岡岫能興雲雨者皆有龍骨或深或淺多在土中齒角尾足宛然皆具大者數十丈或盈十圍小者纔一二尺或三四寸體皆具焉嘗因採取見之論衡云蟬生于腹中開背而出必因雨而蛻虵之蛻皮亦然近蒲洲人家拆草屋于棟上得龍骨長一丈許宛然皆具出感應經

五色石

天目山人全文猛于新豐後湖觀音寺西岸獲一五色

石大如斗文彩盤蹙如有夜光文猛以爲神異抱獻之
梁武梁武喜命置于太極殿側將年餘石忽光照廊廡
有聲如雷帝以爲不祥名杰公示之對曰此上界化生
龍之石也非人間物若以洛水赤礪石和酒合藥煮之
百餘沸柔輭可食琢以爲飲食之器令人延壽福德之
人所應受用有聲者龍欲取之帝令馳取赤石如其法
命工琢之以爲甌各容五斗之半以盛御膳香美殊常
以其餘屑置于舊處忽有赤龍揚鬐鼓鬣掉尾入殿擁

石騰躍而去帝遣推驗乃是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鬬龍所競之石其䶪遭侯景之亂不知所之出梁四公記

震澤洞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長城乃仰公馳誤墮洞中旁行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圍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鬬水霏如輕霧晝夜光明遇守門小蛟龍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馳在洞百有餘日食青泥味若粳米忽彷彿識得歸路尋出

之為吴郡守時乃具事聞梁武帝帝問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谿一通枯桑島東岸葢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千數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嘉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鄮縣白水鄉即庚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燒殺鄮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還為龍所害汝龍門之仇也可行乎毗羅伏實乃止于是合

浦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言家代於陵水羅水龍爲婚遠祖矜能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和化毒龍令龍化縣即是臣祖住宅也象郡石龍剛猛難化臣祖化之化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尚在否答曰在在謹賫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石但能制微風雨召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

無公曰柰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香可得昔桐栢真人敷揚道義許謐茅容乘龍各贈制龍石十觔今亦應在請訪之帝勑命求之于茅山華陽隱居陶弘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勑百工以于閬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取宣州空青汰其甚精者用海魚膠之成二缶大船之龍腦香尋亦繼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又乃賷燒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宫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

乃以燒燕百事賂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陳帝旨洞中有千歲龍能變化出入人間有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龍辭去子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蟲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等珠不如大珠

之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豸之毒蟲珠七色而多赤六足二目當其凹處有舊如鐵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為之上有瑕者為下珠蚌五于時與月盈虧虵珠所致隋侯噲參即其事也又問虵鶴之異對曰使其自適帝命杰公記虵鶴二

珠斗餘雜珠散于殿前取大黄虵玄鶴各十數處布珠中間于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虵嚙其珠盤曲宛轉羣臣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蟲等珠光之遠近七八九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龍宫得食如花如藥如膏如飴食之香美賫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咽帝令秘府藏之拜子春為奉車都尉二弟為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追訪公馳往不為龍害之由為用麻油和蠟以作照魚衣乃身有蠟氣故也出梁四公記

梁武后

梁武郗皇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及册命因忿怒忽投殿庭井中衆趨井救之后已化爲毒龍烟焰衝天人莫敢近帝悲歎久之因册爲龍天王便于井上立祠出兩京記

劉甲

宋劉甲居江陵元嘉中女年十四姿色端麗未常讀佛經忽能暗誦法華經女所住屋尋有竒光女云已得正覺宜作二七日齋家爲置高座設寶帳女登座講論詞

玄又說人之災祥諸事皆驗遠近敬禮觧衣投寳不可勝數衡陽王在鎮躬率參佐覲之經十二日有道士史玄真曰此怪邪也振褐往焉女即已知使人守門云魔邪尋至凡著道服咸勿納之真變服奄入女初猶喝罵真便直前以水灑之即頓絶良久乃甦問以諸事皆云不識真曰此龍魅也自是復常嫁為宣氏妻出渚宮舊記

宋雲

後魏宋雲使西域至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五百

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忽怒汎殺商人果陁王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塲國學婆羅門咒四年之中善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咒龍龍化為人悔過向王王即從之出洛陽伽藍記

## 蔡玉

弘農郡太守蔡玉以國忌日於照敬寺設齋忽有黑雲甚密從東北而上正臨佛殿雲中隱隱雷鳴官屬猶未行香並在殿前聚立仰看見兩童子赤衣兩童子青衣俱從雲中下来赤衣二童子先至殿西南角柱下抽出

一白虵身長丈餘仰擲雲中雷聲漸漸大而下來少選之間向白虵從雲中直下還入所出柱下於是雲氣轉低着地青衣童子乃下就住一人捧殿柱離地數寸一童子從下又拔出一白虵長二丈許仰擲雲中于是四童子亦一時騰上入雲而去雲氣稍高布散遍天至夜雷雨大霪至晚方霽後看殿柱根乃蹉半寸許不當本處寺僧謂此柱腹空乃鑿柱至心其內果空為龍藏隱出大業拾遺

李靖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寓食山中村翁奇其爲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羣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之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因悶益甚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迷道且請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獨太夫人在宿應不可靖曰試爲咨白乃入告復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

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時或夜到而喧勿以為懇既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牀席裀褥衾被香潔皆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靖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鬧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

符報大郎子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
無暴厲應者受符入呈閫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
符到固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已晚矣僮僕無
任專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
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其門曰郎覺否請暫出相見
靖曰諾遂下堦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宫也妾長
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
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輙欲奉煩頃刻間

如何靖曰靖俗人非乘雲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勅黄頭鞴青驄馬來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子繫于鞍前戒曰郎乘馬無漏銜勒信其行馬跑地嘶鳴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于是上馬騰騰而行倏忽漸高但訝其隱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于是隨所躍輙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憩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稼將悴而

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于廳曰何相誤之甚本約一滴何私下二十尺之雨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但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亦連坐奈何靖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只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

於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悦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拗怒而立靖曰我獵徒以鬬猛事今但取一奴而取悦者人以我為怯也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旣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别奴亦隨去出門數步回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竟以兵權静寇難功葢天下而終不及于相豈非取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

關西出將豈東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極將相矣出續玄怪録

太平廣記卷四百十八

太平廣記卷四百十九

龍二

柳毅

柳毅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濵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别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

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
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
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
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
子而夫壻樂逸為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
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追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
黜以至此言訖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
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

知良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為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耶女悲泣且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為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兹帶

東以他物然後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碍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于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為之感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為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為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

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回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橘社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

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壁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為神舉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為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言語畢而宮門闢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

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毅趨而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為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間驅涇水右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為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詮堅

聽坐貽聾瞽使閭勉孺弱遠惟搆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視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為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

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日候焉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為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欵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

萬笑語慨慨後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
𨔶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
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宫中君笑謂毅
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宫中須臾又聞怨苦久
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
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
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為頑童所辱賴
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寃不然者是為涇陵之土矣

饗德懷恩詞不悉心觳觫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回告
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
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寃而宥其失前所譴責
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
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
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
然曰頑童之為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頼上
帝顯聖諒其至寃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

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鉦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竪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悦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

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真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踧踖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

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㒼果雪兮還處
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
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
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
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
煥赫須臾埋没前後毅笑語四顧愧揖不暇洎酒闌歡
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
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

不可羞耶愚有衷曲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在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為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為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絶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為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為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欻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懐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為剛决明直無如君者蓋犯

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賔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鬐被以雲雨將追殺以死殺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負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

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
詞涉狂妄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
乖閒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
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
妾等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
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
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
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

遺珍寶恠不可述毅於是復尋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為莫如遂娶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謀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為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

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為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户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然君與余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親戚相會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也毅曰夙為洞庭君女傳書至今為憶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寃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遂至睽違天各一

方不能相問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惟以心誓難移親命難背既為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冤雖得以告諸父母而誓報不得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子值君子累娶當娶於張已而又娶於韓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玆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善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交下對㲄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令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確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相生未

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觧君附書之日笑謂妾

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

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

不可耶抑忿然耶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

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

達君之寃餘無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思哉

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

以義行為之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耶一不可也

善素以操貞為志尚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胷臆酧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别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為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惟好心無纎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為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為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為神仙之餌乃

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賔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異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歳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為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

於瑕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瑕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宫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宫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顔益少初迎瑕於砌持瑕手曰别來瞬息而毛髮已黄瑕笑曰兄為神仙弟為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瑕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耳歲滿復来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懽宴畢瑕乃辭行自是以後遂絶影響瑕常以是事告於人世殆四紀瑕亦不知所在隴西李

朝感叙而嘆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納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蝦詠而不載獨可鄰其境愚義之為斯文出異聞集

太平廣記卷四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

## 龍三

俱名國　釋元照　王景融

凌波女　陶峴　齊澣

沙州黑河　興慶池龍　井龍

旃然　龍門

俱名國

僧祇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牛到北方俱名國有一商人在澤中牧牛時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離車穿鼻牽行商人問離車令汝牽此龍何用云我將殺而為噉商人欲以一牛易之捕者邀至八牛方許商人即放龍令去既而復慮離車追逐復捕取放別池中龍忽變為人語謂商人曰君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大德商人答言龍性率暴嗔恚無常或能殺我答云不爾前人繫我我力能殺彼

人但以我受菩薩法都無殺心何況君今施我壽命顧當加害若不去者少住此中我先往掃除商人後入宫内見龍門邊二龍繫在一處因問汝為何被繫答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不為堅固為離車所捕以是被繫龍女俄出呼商人入宫坐寶牀上龍女言龍中有食能盡壽而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君欲何食答言須欲閻浮提食即時種種飲食俱備商人問龍女此龍何

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乃言不爾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復言曰不得直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見龍宮中寶物莊嚴飾宮殿即問汝有如是莊嚴因受菩薩何為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若何等為五謂生時眠時婬時嗔時死時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簇身商言汝欲何求耶答言人道中生為畜生苦不知法故欲就如來出家龍女即與八餅金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

復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着本國以八餅金與父母曰此是龍金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時思念仁慈不得不行暫救龍女恩報彌重況持大齋受福寧小出法苑珠林

釋元照

釋元照修道於嵩山白鵲谷操行精慤冠於緇流常願講法華經千遍以利於人既講於山中雖沍寒酷熱山林險邃而来者恒滿講席焉時有三叟眉鬚皓白容狀

壞異處心諦聽如此累日元照異之忽一旦晨謁元照曰弟子龍也各有所任亦頗勞苦已歷數千百年矣得聞法力無以為報或長老指使願效微力元照曰令愆陽經時國内荒饉可致甘澤以救生靈即貧道所願也三叟曰召雲致雨固是細事但雨禁絶重不奉命擅行誅責非細身首為憂也試說一計庶幾可矣長老能行之乎元照曰願聞其說三叟曰少室山孫思邈處士道高德重必能脫弟子之禍則雨可立致矣元照曰貧道

知孫處士之在山也而不知其所行又何若此耶三叟
曰孫公之仁不可診度著千金翼方惠利濟於萬代名
已籍於帝宮誠為貴真也如一言救庇當保無恙但長
老先與之約如其許諾即便奉依即以拯護之方授於
元照元照詣思邈所居懇誠祇謁情禮甚謹坐定久之
乃曰處士以賢哲之度濟拔為心今者亢陽寸苗不植
嗷嗷百姓焦枯若此仁哲之用固在於今幸一開恩以
救危歟思邈曰僕之無堪遁棄山野以何功力濟於人

也苟有可施固無所恡元照曰貧道昨遇三龍令其致雨皆云不奉上帝之命擅行雨者誅罪非輕唯處士徳尊功大救之則免特布腹心仰希裁度思邈曰但可施設僕無所惜元照曰既雨之後三龍避罪投處士後沼中以隱當有異人捕之處士喻而遣之必得釋罪矣思邈許之元照歸見三叟於道左元照以思邈之旨示之三叟約一日一夜千里雨足於是如期汎灑澤甚廣被翌日元照來謁思邈對語之際有一人骨狀殊異徑往

後沼之畔喑啞叱咤斯須水結爲氷俄有三獺二蒼一白自池而出此人以赤索繋之將欲挈去思邈召而謂曰三物之罪死無以贖然昨者擅命是鄙夫之意也幸望脫之蕉以此誠上達恕其重責也此人受教登時便解而釋之擕索而去有頃三叟致謝思邈願有所酬孫曰吾山谷之中無所用者不須爲報回詣元照願陳力致效元照曰山中一食一衲此外無闕不須酧也三叟再爲請元照因言前山當路不便往來却之可否三叟

曰固是小事耳但勿以風雷為責即可為之是夕雷霆震擊及曉開霽寺前豁然數里如掌三叟復來告謝而去思邈至道不求其報尤為奇特矣出神仙感遇傳

王景融

唐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舒人也遷父靈柩就洛州於埏道掘着龍窟大如甕口景融俯而觀之有氣如烟直上衝其目遂失明旬日而卒出朝野僉載

凌波女

玄宗在東都晝寢於殿夢一女子容色穠艷梳交心髻大帔廣裳拜於牀下上曰汝是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宫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為鼓胡琴合新舊之聲為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因命禁樂與琵琶習而翻之遂宴從官於凌波宫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定有神女出於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良久方沒因遣置廟於池上每歲祀之出逸史

陶峴

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辯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仕宦有知生者通於八音命陶人為甓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集樂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

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常
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
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
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係水仙之為
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為水仙曽有親戚為南
海守因訪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
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名摩
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買之曰吾家至寶也乃

回棹下白並入柏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於水命摩訶取之以為戲樂如是數載因渡巢湖亦投劍環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而便出曰為毒虵所嚙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某常慕謝康樂之為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狥所好莫知其他且棲遲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

逞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須要一到襄陽山便歸吳郡也行次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汩没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絶殆不任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寳今者二物既亡爾將安用必須為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汚於水上如有示於

峴也峴流涕水濵乃命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髪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程鶴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日旗歌扇正相迎出甘澤謡

齊澣

唐開元中河南採訪使汴州敕使齊澣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於青水平長淮之險其河隨州縣分掘亳州真源縣丞崔延禕糾其縣徒開數千步中得龍堂

初開謂是古墓然狀如新築淨潔周視北壁下有五色蟄龍長丈餘頭邊鯉魚五六枚各長尺餘又有靈龜兩頭長一尺二寸毛九寸如常龜禕以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上齊濟濟命移龍入淮取龜入汴禕移龍及魚二百餘里至淮岸白魚數百萬跳躍赴龍水為之沸龍入淮噴水雲霧杳冥遂不復見初將移之也御史貢錫拔其一鬚元昌差綱戶送龜至汴遇水泊大龜屢引頸向水綱戶憐之暫放水中水闊數尺深不過五寸遂失大龜

所在涸水求之亦不獲空致龜焉出廣異記

沙州黑河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駕舟其水往往汎濫蕩室廬瀦原野由是西北之禾稼盡去地荒而不可治居人亦遠徙用逃墊溺之患其吏於北庭沙州者皆先備牲酎望祀於河滸然後敢視政否即淫雨連月或大水激射圮城邑則里中民盡魚其族也唐開元中南陽張嵩奉詔都護于北庭挈符印至境上且召郊迎吏訊其事

或曰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大𤣥故往往漂浪騰水以
覬郡人望祀河滸我知之久矣即命致牢醴布筵席密
召左右執弓矢以俟於側嵩率僚吏班於河上峩冠斂
板罄折肅躬俄頃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而出俄然昇
岸目有火光射人離人約有數十步嵩即命彀矢引滿
以伺焉既而果及於几筵身漸短而長數尺方將食未
及而嵩發矢一時衆矢共發而龍勢不能施而摧龍既
死里中俱來觀之譁然若市嵩喜已除民害遂以獻上

上壯其果斷詔斷其舌函以賜嵩且子孫承襲在沙州為刺史至今號為龍舌張氏

興慶池龍

唐玄宗嘗潛龍於興慶宮及即位其興慶池嘗有一小龍出遊宮外御溝水中奇狀蜿蜒負騰逸之狀宮嬪内豎靡不具瞻後玄宗幸蜀鑾輿將發前一夕其龍自池中御素雲躍然亘空望西南而去環列之士率共覩之及上行至嘉陵江乘舟將渡見小龍翼舟而進侍臣咸

覩之上泫然泣下顧謂左右曰此吾興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酹上親自祝之龍乃自水中振鬛而去出宣室志

井龍

開元末西國獻獅子至安西道中繫於驛樹近井獅子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至有龍出井而去出國史補

旃然

玄宗將封泰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弓矢親射之矢發龍滅自爾旃然伏流於今百餘年矣按旃然

即濟水也濟水溢而為滎遂名旃然左傳云楚師濟於旃然是也出開天傳信記

龍門

舊說春水時至魚登龍門則有化者至今汾晉山中龍有遺骨角甚衆採以為藥有五色者出國史補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一

龍四

蕭昕　遺尺潭　劉貫詞

韋氏　任頊　趙齊嵩

蕭昕

唐故兵部尚書蕭昕常為京兆尹時京師大旱炎爵之氣蒸為疾癘代宗命宰臣下有司禱祀山川凡月餘暑

氣愈盛時天竺僧不空三藏居於静住寺三藏善以持念召龍興雲雨昕於是詣寺謁三藏曰今兹驕陽累月矣聖上懸憂撤樂貶食歳凶是念民瘵為憂幸吾師為結壇場致雨也三藏曰易與耳然召龍以興雲雨吾恐風雷之震有害於生植又何補於稼穡耶昕曰迅雷甚雨誠不能滋百穀適足以清暑熱而少解黔首之病也願無辭焉三藏不獲已乃命其徒取華木皮僅尺餘纘小龍於其上而以爐甌香水置於前三藏轉咒震舌呼

祝呪者食頃即以纘龍授昕曰可投此於曲江中投訖亟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纔尺餘揺鬣振鱗自水出俄而身長數丈狀如曳素倏忽亘天昕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里道中之水已若決渠出宣室志

遺尺潭

崑山縣遺尺潭本大歷中村女為皇太子元妃遺玉尺化為龍至今遂成潭出傳載

劉貫詞

唐洛陽劉貫詞大歷中求丐於蘇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俊爽一相見意頗殷勤以兄呼貫詞既而攜羊酒來宴酒闌曰兄今汎遊江湖間何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汎行郡國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則幾獲而止曰十萬霞曰蓬行而望十萬乃無翼而思飛者也設令必得亦廢數年霞居洛中左右亦不貧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絶意有所懇祈兄為回途中之費蓬遊之望不擲日

月而得如何曰固所願耳霞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既無形迹輙露心誠霞家長鱗蟲宅渭橋下合眼叩橋柱當有應者必邀入宅娘奉見時必請與霞少妹相見既為兄弟情不合疎書中亦令渠出拜渠雖年幼性頗慧聰使渠助為主人百緡之贈渠當必諾貫詞遂歸到渭橋下一潭泓澄何計自達久之以為龍神不當我欺試合眼叩之忽有一人應因視之則失橋及潭矣有朱門甲第樓閣參差有紫衣使拱

立於前而問其意貫詞曰來自吳郡郎君有書問者執書以入頃而復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廳中見太夫人者年四十餘衣服皆紫容貌可愛貫詞拜之太夫人答拜且謝曰兒子遠遊久絶音耗勞君惠顧數千里達書渠少失意上官其恨未減一從遁去三歳寂然非君特來愁緒猶積言訖命坐貫詞曰郎君約為兄弟小妹子即貫詞妹也亦當相見夫人曰兒子書中亦言渠略梳頭即出奉見俄有青衣曰小孃子來年可十五六容色

絕代辨慧過人既拜坐於母下遂命具饌亦甚精潔方
對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視貫詞女急曰哥哥憑來宜且
禮待況令消患不可動揺因曰書中以兄處分令以百
緡奉贈既難獨舉須使輕齎今奉一器其價相當可乎
貫詞曰已為兄弟寄一書札豈宜受其賜太夫人曰郎
君貧遊兒子備述今副其請不可推辭貫詞謝之因命
取鎮國椀來又進食未幾太夫人復瞪視眼赤口兩角
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誠託人不宜如此乃曰娘

年高風疾發動秖對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懼者遣青衣持梳自隨而授貫詞曰此罽賔國梳其國以鎮災厲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可貨之其下勿鬻其緣娘疾須侍左右不遂從容再拜而入貫詞持梳而行數步回顧碧潭危橋宛似初到視手中鶂乃一黄色銅梳也其價只三五鐶耳大以為龍妹之妄也執鬻於市有酧七百八百者亦酧五百者念龍神貴信不當欺人日日持行于市及歲餘西市店忽有胡客來視之大喜問其

價貫詞曰二百緡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緡且非中國之寶有之何益百緡可乎貫詞以初約只爾不復廣求遂許之交受客曰此乃罽賔國鎮國椀也在其國大禳人患厄此椀失来其國大荒兵戈亂起吾聞為龍子所竊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君何以致之貫詞具告其實客曰罽賔守龍上訴當追尋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為由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老龍之饞或欲相啗以其妹

衛君耳此桃既出渠亦當來亦消患之道也五十日後漕洛波騰瀺灂晦日是霞歸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後歸客曰吾攜過嶺方敢來復貫詞記之及期往視誠然矣出續元怪錄

韋氏

京兆韋氏名家女也適武昌孟氏唐大歷末孟與妻弟韋生同選韋生授揚子縣尉孟授閬州錄事參軍分路之官韋氏從夫入蜀路不通車輿韋氏乘馬從夫至駱

谷口中忽然馬驚墜於岸下數百丈視之杳黑人無入路孟生悲號一家慟哭無如之何遂設祭服喪捨去韋氏至下墜約數丈枯葉之上體無所損初似悶絶少頃而甦經一日饑甚遂取木葉裹雪而食傍視有一巖罅不知深淺仰視處如大井焉分當死矣忽於巖谷中見光一點如燈後更漸大乃有二焉漸近是龍目也韋懼甚負石壁而立此龍漸出可長五六丈至穴邊騰孔而出頃又見雙眼復是一龍欲出韋氏自度必死寧為龍

所害候龍將出遂抱龍跨之龍亦不顧直躍穴外遂騰于空韋氏不敢下顧任龍所之如半日許意疑已過萬里試開眼下視此龍漸低又見江海及草木其地度四五丈恐負入江遂放身自墜落於深草之上良久乃甦韋氏不食已經三四日矣氣力漸憊徐徐而行遇一漁翁驚其非人韋氏問此何所漁翁曰此楊子縣韋氏私喜曰去縣幾里翁曰二十里韋氏具述其由兼饑渴漁翁傷異之舟中有茶粥飲食之物韋氏問曰此縣韋少

府尚未到翁曰不知到未韋氏曰某即韋少府之妹也倘爲載去至縣當厚相報漁翁與載至縣門韋少府已上數日矣韋氏至門遣報孟家十三姊韋生不信曰十三姊隨孟郎入蜀那忽來此韋氏令具說此由韋生雖驚亦未深信出見之其姊號哭話其迍厄顔色痿瘁殆不可言乃舍之將息尋亦平復韋生終有所疑後數日蜀中凶問果至韋生意乃豁然方更悲喜追酬漁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孟氏悲喜無極後數十年韋氏表

弟裴綱貞元中猶為洪州高安尉自說其事出原化記

任頊

唐建中初有樂安任頊者好讀書不喜塵俗事居深山中有終焉之志甞一日閉關晝坐有一翁叩門來謁衣黃衣貌甚秀曳杖而至頊延坐與語既久頊訝其言訥而色沮甚有不樂事因問翁曰何為而色沮乎豈非有憂耶不然是家有疾而翁念之深耶老人曰果如是吾因俟子一問固久矣且我非人乃龍也西去一里有大

湫吾家之數百歲今為一人所苦禍且將及非子不能脫我死輙來奉訴子今幸問我故得而言也頊曰某塵中人耳獨知有詩書禮樂他術則某不能曉然何以脫翁之禍乎老人曰但授我語非藉他術獨勞數十言而已頊曰願受教翁曰後二日願子為我晨至湫上當亭午之際有一道士自西來者此所謂禍我者也道士當竭我湫中水且屠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厲聲呼曰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畢湫當滿道士必又為術子因又呼

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矣必重報幸無他為慮項諾之已而祈謝甚懇久之方去後二日項遂往山西果有大湫即坐於湫旁以伺之至當午忽有片雲自西冉冉而降於湫上有一道士自雲中下頎然而長約丈餘立湫之岸於袖中出墨符數道投湫中頃之湫水盡涸見一黄龍帖然俯於沙項即厲聲呼天有命殺黄龍者死言訖湫水盡溢道士怒即於袖中出丹字數符投之湫水又竭即震聲呼如前詞其水再溢道士怒甚凡食頃

乃出朱符十餘道向空擲之盡化爲赤雲入湫湫水即
竭呼之如前詞湫水又溢道士顧謂項曰吾一千年始
得此龍爲食奈何子儒士也奚救此異類耶怒責數言
而去項亦還山中是夕夢前時老人來謝曰賴得君子
救我不然幾死道士手深誠所感千萬何言今奉一珠
可於湫岸訪之用表我心重報也項往尋之果得一粒
徑寸珠於湫岸草中光耀洞澈殆不可識項後持至廣
陵市有胡人見之曰此真驪龍之寶也而世人莫可得

以數千萬為價而市之出宣室志

趙齊嵩

貞元十二年趙齊嵩選授成都縣尉收拾行李兼及僕從負劄以行欲以赴任然棧道甚險而狹常以馬鞭拂小樹枝遂被鞭梢繳樹猝不可脫馬又不住遂墜馬枝柔葉軟不能援挽直至谷底而無所損視上直千餘仞旁無他路分死而已所從僕輩無計遂聞於官而歸趙子進退無路墜之翌日忽聞雷聲殷殷乃知天欲雨須

史石窟中雲氣相旋而出俄而隨雲有巨赤斑蛇麤合
拱鱗甲煥然擺頭而雙角出蜿身而四足生奮迅鬐鬣
搖動首尾乃知龍也趙生自念曰我住亦死乘龍出亦
死寧出而死攀龍尾而附其身龍乘雲直上不知幾千
仞趙盡死而攀之既而至中天施體而行趙生方能跨
之必死於泉矣南視見雲水一色乃南海也生又歎曰
今日不葬於山卒於泉矣而龍將到海飛行漸低去海
一二百步捨龍而投諸地海岸素有蘆葦雖墮而靡有

所損半日乃行路逢人問之曰清遠縣也然至於縣且無伴從憑據人不之信不得繾綣迤邐以至長安月餘日達舍家内始作三七齋僧徒大集忽見趙生至皆驚恐奔曰䰟來歸趙生當門而坐妻孥輩亦恐其有復生云請於日行看有影否趙生怒其家人之詐恐不肯於日行所親曰若不肯日中行必是鬼也見趙生言猶云乃鬼語耳良久自叙其事方大喜行於危險乗騎者可以為戒也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二

龍五

許漢陽　劉禹錫　周邯

資州龍　韋思恭　盧元裕

尺木　史氏子

許漢陽

許漢陽者其先汝南郡人也少攻文藻貞元中南遊

舟行於洪饒間會日暮江波激湍舟人惶恐急尋小浦路入沿之行不覺已三四里俄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又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鬟方鵶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調以游詞又大笑復走入宅漢陽束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宅内廳揖坐云女郎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斐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

有大閣上階見白金書曰夜明宫四面竒花果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者列拜又引第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睹皆拜問所來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竒樹高數丈枝幹如梧葉似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盎如杯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命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欄干上吽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

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管絃盡備其人再拜女郎舉酒衆樂俱作蕭蕭泠泠音如神仙纔一巡已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事辯之則女郎一無所酧答歡飲至二更筵宴已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為讀一遍女郎又請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無語漢陽曰有感懐一章欲請誦之女郎及漢

陽曰善乃吟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札之卷大如拱斗已半卷書過矣覩其筆乃白玉為管研乃碧玉以玻璃為匣研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姓女郎遂收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亦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

雜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别非君子所
論四更已來命悉收拾揮霍次一青衣曰郎可歸舟矣
漢陽乃起諸女郎曰忻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
而别歸舟忽大風雲色陡暗寸步黯黑至平明覩夜來
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灃口江岸人
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因泊舟而訊人曰江口溺殺四
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死而未甚
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之能言曰昨夜水龍王

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歸過洞庭宵宴於此取我輩四人作酒掾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嘗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舟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黙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出博異志

劉禹錫

唐連州刺史劉禹錫貞元中寓居榮澤首夏獨坐林亭忽然間大雨天地昏黑久方開霽獨亭中杏樹雲氣不散禹錫就視樹下有一物形如龜鱉腥穢頗甚大五斗釜禹錫因以瓦礫投之其物即緩緩登階止于簷柱禹錫乃退立於牀下支策以覶之其物仰視柱杪即以前趾扶去半柱因大震一聲屋瓦飛紛亂下亭内東壁上下𨫼裂丈許先是亭東紫花苜蓿數畝禹錫時於裂處分明遥見雷既收聲其物亦失而東壁之裂亦已自吻

合矣禹錫亟視之苜蓿如故壁曾無動處（出集異記）

周邯

貞元中有處士周邯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夷人賣奴年十四五視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雖經日移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届也邯因買之易其名曰水精異其能也邯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灧澦遂令水精沉而視其邃遠水精入移時而出多探金銀器物邯喜甚每艤船於江潭皆令水

精沉之復有所得沿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温嶠爇犀照水怪之濵又使没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兹邯亦至富贍後數年邯有友人王澤牧相州邯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遊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而甃成八角焉濶可三丈餘旦暮烟雲蓊欝漫衍百餘步晦夜有光如火紅射出千尺鑒物若晝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

曰此井應有至寶但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與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脫衣沉之良久而出語邯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無刃憚其龍忽覺是以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邯與澤大喜澤曰吾有劍非常之寶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伏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續

有金手亦長數百尺爪甲鋒頴自空拏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懾慄不敢近覩但邯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寶劒逡廵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謁澤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此穴金龍是上玄使者宰其瑰璧澤潤一方豈有信一微物欲因膳而劫之龍怒震怒作用神化摇天關擺地軸搥山岳而碎卭陵百里為江湖萬人為魚鱉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鍾離不愛其寶孟嘗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貪婪之心縱

使奸猾之徒取寶無憚今已啗其軀而鍛其珠矣澤赧恨無詞而對又曰君須火急悔過而禱焉勿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澤遂具牲牢奠之出傳奇

資州龍

韋臯鎮蜀末年資州獻一龍身長丈餘鱗甲悉具臯以木匣貯之蟠屈於内時屬元日置於大慈寺殿上百姓皆傳縱觀二三日爲香烟薰死國史闕書是何祥也出紀聞

韋思恭

元和六年京兆韋思恭與董生王生三人結友於嵩山岳寺肄業寺東北百餘步有取水盆在岩下圍丈餘而深可容十斛旋取旋增終無耗一寺所汲也三人者自春居此至七月中三人乘暇欲取水路臻於石盆見一大虵長數丈黑若純漆而有白花似錦蜿蜒盆中三子見而駭視之良久王與董議曰彼可取而食之韋曰不可昔葛陂之竹漁父之梭雷氏之劍尚皆為龍安知此

名山大鎮豈非龍潛其身耶况此蛇鱗甲尤異於常者是可戒也二子不納所言乃投石而扣蛇且死縈而歸烹之二子皆咄韋生之詐潔俄而報盆所又有蛇者二子之盆所又欲擊韋生諫而不允二子方舉石欲投蛇騰空而去及三子歸院烹蛇未熟忽聞山中有聲殷然地動覘之則此山間風雲暴起飛沙走石不瞬息至寺天地晦瞑對面相失寺中人聞風雲暴起中云莫錯擊須臾雨火中半下書生之宇並焚蕩且盡王與董皆不

知所在韋子於寺廊下無事故神化之理亦甚昭然不能全為善但吐少善言則蛟龍之禍不及矣而況於常行善道哉其二子尸追兩日於寺門南隅下方索得斯乃韋自說至於好殺者足以為戒矣出博異志

盧元裕

故唐太守盧元裕未仕時嘗以中元設幡幢像置盂蘭于其間俄聞盆中有唧唧之音元裕視見一小龍纔寸許因盛諸盂水之內投之于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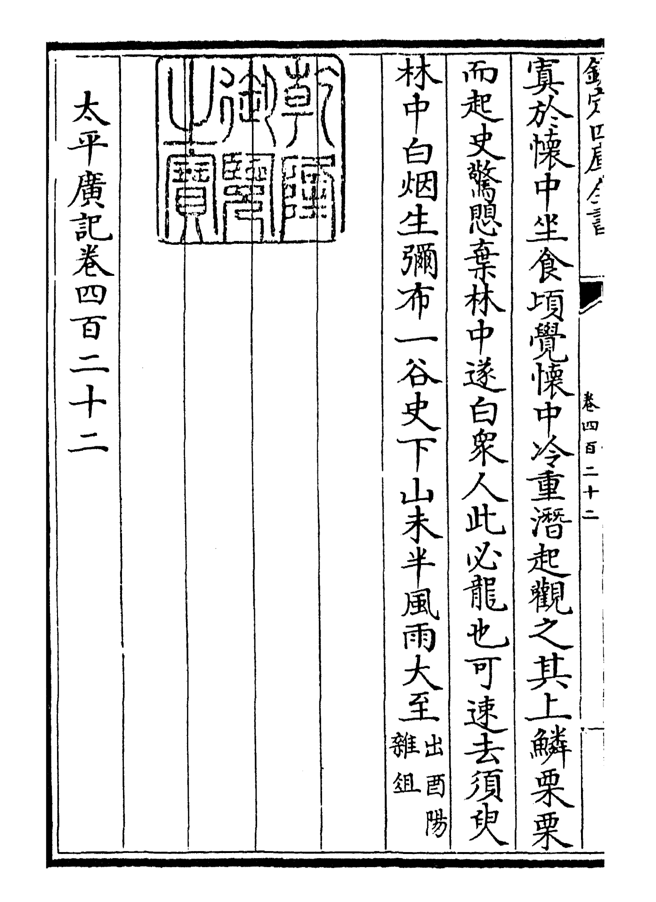
雲走雷咫尺昏晦俄有白龍百尺拏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出集異記

尺木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出酉陽雜俎

史氏子

有史氏子者唐元和中曽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甚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殷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







寘於懐中坐食頃覺懐中冷重潛起觀之其上鱗栗栗而起吏驚懼棄林中遂白衆人此必龍也可速去須臾林中白烟生彌布一谷吏下山未半風雨大至出酉陽雜俎

乾隆御覽之寶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二